

荷锄谋诗篇

站在横沟桥镇诗联广场的桂花树下,身上不知不觉落满了金黄的花粒儿,芬芳的气息萦绕在鼻尖,连呼吸都不由得轻快多了。

市作协组织的采风活动,让我在烟火气中寻到了这处充满淡定与从容的诗意之乡。

翻开历史,横沟桥镇是一个古朴典雅的地方。明朝正德年间,当地人汪兴隆在现横沟火车站北约50米处建造了一座单孔石拱桥,并将其命名为横沟桥。这座桥不仅为当地带来了便利,更使这个地区逐渐发展成为一个繁华的小集镇。镇内古迹众多,文昌塔、鹤林寺、张王庙等,每一处都诉说着古镇的沧桑与辉煌。文昌塔位于横沟桥镇鹿过村,相传几百年前,秀才周昌轩看中翠烟塘这块风水宝地,在此修建文昌塔以挡一坵风水。塔为六角形三层,高十二米,塔内供有神位,内有木梯可上三层,塔外每层棱角都装有铜铃。塔中书写着“文昌塔”三字,以祈求学子们能够学业有成、金榜题名。

也许是应了“文昌”二字的寓意,从明朝以来这里就人才辈出。一方水土养一方人,这些名人先贤花开各地,是浓郁的故土文化滋养的果实。他们用不凡的经历和成就,影响并激励着故乡的人们,在时代浪潮中熠熠生辉,绽放一代又一代人的独特魅力。

文化站里的横沟桥

走进横沟桥镇文化站,让我惊讶。惊讶的不仅只是五层楼都是文化站所用,更惊讶每一层楼不同的布局,包罗万象,精彩纷呈,把一个“诗歌小镇”的精华浓缩在文化站里,通过图文和字画呈现于观者眼前,可谓“文化育人”的精神在点滴用心之上。

一个镇的文化站,让我看到了春秋史诗,更让我看到了新时代的横沟桥人,在诗歌与生活中相融相合的完美画境。各种实实在在的活动图片,在告诉人们,横沟桥镇人对诗歌的热爱,对美好生活的向往,让幸福指数攀升在诗歌的殿堂和文化的氛围里……

文化站里的各种图文记忆,让我想起青春年少时,从通山到武汉,必经横沟桥、贺胜桥等地,留下了非常深的印象;只是不明了,这个地方不见桥为何每个地方都加上一个桥字?那时只是坐车路过,留下的记忆是客车站里人来人往的热闹与繁华,在那里停留十多分钟的时间,有不少操着绵软咸宁腔的小商贩兜售各色地方特色物品,让我最忘不了的是,车站门前一个小煤炉上售卖的油炸豌豆饼,酥碎甜糯夹着香喷喷的味道,至今想起还怀念。也有九十年代非常火爆的贺胜鸡汤,只要路过就要停

月上黄鹤楼

中秋之夜,我在长江边,掬水月在手。一抬头,月上黄鹤楼。

那轮明月正挂在飞檐翘角之上,清辉洒遍蛇山之巅,给这座千古名楼披上了一层银纱。楼顶的葫芦宝盖闪烁着金色球灯,与月光交相辉映,俯瞰着长江大桥上川流不息的灯火。

从我的家乡咸宁赶到江城武汉,仿佛是从一片桂香潜入一片灯海。咸宁“房前屋后桂花盛放,大街小巷芳香四溢”“玫瑰香,茉莉香,比不上江南的桂花香”;而武汉,江风送来的是江水湿润的气息,是城市辉煌的灯火。

黄鹤楼始建于三国时期的东吴黄武二年,原为军事戍楼。后来晋灭吴,它便失去了军事作用,变成官商行旅“游必于是”“宴必于是”的观赏楼。千百年来,它屡毁屡建,最后一座建于清同治七年,毁于光绪十年。如今我们看到的黄鹤楼,是1985年重建落成的,从旧址迁建至约1000米外的蛇山峰岭上。

“昔人已乘黄鹤去,此地空余黄鹤楼。黄鹤一去不复返,白云千载空悠悠。”我低声吟哦。这楼,这诗,早已刻进每个中国人的

心头。拾级而上,楼内游人如织。“月上黄鹤楼”的国风盛宴正酣,西广场上一轮巨型的“爱心月亮”装置,引得许多年轻情侣、亲家庭驻足拍照,笑语盈盈。这热闹是现世的,温暖的,与清寂的古典诗意颇不相同。

楼阁的每只翘角下都悬着铜铃,微风吹来,叮当作响,悦耳动听。这铃声,千百年来就这样响着,迎接过李白、岳飞,迎接过无数如我一般的寻常百姓。新楼是钢筋混凝土仿木结构,黄鹤楼终于可以摆脱上千年来屡屡毁于大火的厄运。时代在进步,连千古名楼也受益其中。

我随着人流登上第五层,这里是瞭望厅,可观赏大江景色。凭栏远眺,武汉三镇的风光尽收眼底。长江在月光下成了一条银色的带子,蜿蜒向东流去。江面上波光点点,那是夜航的船只。对岸的灯火如繁星落地,远处的高楼隐在夜色里,留下一道剪影。

这一刻,我突然理解了为什么黄鹤楼能吸引历代文人墨客。登临此楼,确实“不仅仅获得愉快,更能使心灵与宇宙意象互渗交融,从而使心灵净化”。

我想起家乡咸宁的中秋祭月活动。全村车,选择吃一顿鸡汤再回家。

自从通了高速路之后,到横沟桥和贺胜桥的机会就不多了,但却经常路过马桥和刘家桥;刘家桥是我们回通山的必经之地,那里的古廊桥和水车流水,近些年成为过往游客络绎不绝的亮点……这是我对咸安的一些记忆和印象。以各种桥命名的咸安区,有“千桥之乡”的美誉。据介绍,千桥之名源于明朝时期横沟河上建造的一座单孔石拱桥。因为有了小桥流水,浪漫得让咸安人骨子里的诗心荡漾……

参观文化站时,除了农耕文明展示的家具和用品,每上一楼,阶梯的墙壁和走廊上,有各种活动图片集锦,各展室内,书画展、书法展以及不同时期的相关文字资料,可谓有图有文有真相,让人通过“方寸”之地,了解博大宽阔的横沟桥文化和横沟桥人如诗如画的生活场景。

参观时,有一位声音甜美的姑娘一直在介绍不同图片对应的不同活动,她的敬业和对业务的熟悉,不禁让我问她是哪里人,当她告诉我是江西婺源人时,我又惊讶了!因为江西婺源可是著名的旅游景点,我立马猜

测她一定是嫁到横沟的媳妇,果不其然,姑娘叫余桃江,2009年嫁到横沟桥镇,有两个孩子,2024年8月到文化站工作,2025年元月任职文化站站长。

余桃江告诉我,横沟是个好地方,这里是商业与文化的双重奏。自古文风鼎盛,2009年成立诗社以来,十二年走出了三百位农民诗人,全镇形成“写诗联、吟诗联、赛诗联”的浓厚氛围,已经连续举办十届农民诗联大赛,并承办四届全国农民诗歌邀请赛。这种文化传统已融入村民日常生活,展现了诗联与农耕生活的交融。诗联文化也成为乡村振兴的重要载体,带动了乡村旅游发展,如杨畈村通过“果园革命”形成“果香+诗香”的产业融合模式,从而有了“十里果香,甜蜜杨畈”的美誉……这位婺源姑娘、横沟桥媳妇,满面笑容满脸骄傲地说着她眼里心里的横沟桥,横沟桥能迎娶这样的媳妇,乃横沟桥之福也!

走到另一处展示农民诗歌的图片前,诸如“天擦黑饭飘香,门庭正好舞霓裳”的诗句,我们对这些充满了诗情画意生活烟火气浓郁的诗句击掌叫好。

时捡根小木棍,一首小诗便应景而生。写之评之,吟之诵之。

春天在孙田村油菜花海中办“花朝诗会”,夏天到杨畈村果园里开“摘果吟哦会”。诗让村民的生活插上了浪漫的翅膀,为横沟桥增添了独特的魅力,也让慕名来到这里的游人恋恋不舍。

都说好日子是奋斗出来的。横沟桥镇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地方。此时,倘若从高空俯瞰,一眼无尽的稻田纵横交错,被田垄分割成一块块格子。金黄色的稻浪铺展开来,如被泼洒了阳光似的,耀得人睁不开眼。伫立在十里果乡,火龙果、无花果、阳光玫瑰散发出阵阵果香,诱惑着人们的味蕾,牵引着前行的脚步。放眼望去,排列整齐、温润如玉的种植盆里,一株株蓝莓树长势喜人,像绵延起伏的绿波长廊,绿的青翠与白的纯洁交相辉映,煞是养眼。工业园里,机器轰鸣、车来车往,一片繁忙景象,以汽车零配件、智能制造、电子信息、新材料、生物医药等为主导的产业支撑着横沟桥奋力前行。

现今的横沟桥,高楼阔路,产业旺了,环境美了,人心齐了,文气更浓了,你期待的诗和远方,都能在这里找到。

倪霞

测她一定是嫁到横沟的媳妇,果不其然,姑娘叫余桃江,2009年嫁到横沟桥镇,有两个孩子,2024年8月到文化站工作,2025年元月任职文化站站长。

余桃江告诉我,横沟是个好地方,这里是商业与文化的双重奏。自古文风鼎盛,2009年成立诗社以来,十二年走出了三百位农民诗人,全镇形成“写诗联、吟诗联、赛诗联”的浓厚氛围,已经连续举办十届农民诗联大赛,并承办四届全国农民诗歌邀请赛。这种文化传统已融入村民日常生活,展现了诗联与农耕生活的交融。诗联文化也成为乡村振兴的重要载体,带动了乡村旅游发展,如杨畈村通过“果园革命”形成“果香+诗香”的产业融合模式,从而有了“十里果香,甜蜜杨畈”的美誉……这位婺源姑娘、横沟桥媳妇,满面笑容满脸骄傲地说着她眼里心里的横沟桥,横沟桥能迎娶这样的媳妇,乃横沟桥之福也!

走到另一处展示农民诗歌的图片前,诸如“天擦黑饭飘香,门庭正好舞霓裳”的诗句,我们对这些充满了诗情画意生活烟火气浓郁的诗句击掌叫好。

今夜,咸宁明月高悬,乡亲们品尝着桂花糕,小酌桂花酒,对月当歌——桂花丰收,五谷盈仓,阖家团圆。而我,在这个离家乡不远的江城,与一座千年名楼共赏同一轮明月。

月亮渐渐升高,清辉更盛。整座黄鹤楼在月光下显得格外宁静庄严。我慢慢下楼,回到江边。回头望去,黄鹤楼在月光中巍然屹立,飞檐翘角层层凌空,确如黄鹤展翅欲飞。

我从桂花之乡来,在长江边上,与千年前的诗人赏同一轮月,看同一座楼。明月照九州,照见的不仅是山河胜景,更是寻常巷陌里,对团圆与安宁最朴素的向往。月光无声,却仿佛一种深邃的语言,连通了古与今,天宫与凡间,他乡与故土。

离开时,江风又起,铜铃声随风飘来,仿佛千年的回声落在我的肩头。

月上黄鹤楼,原来团圆,是在奔赴中与天地万物的相遇。

话说踢毽子

程应来

清晨散步至广场,竟然发现有几个人在踢毽子,走近仔细观看,那些五颜六色的毽子在空中翻飞出灵动的光影,煞是好看。

毽子,在百度有固定的释义:指底部带圆托、插有羽毛的踢掷玩具,起源于汉代,发展于南北朝,现代已经发展为竞技项目,并融合了足球、排球等技术特点。

提起毽子,前几年在故宫博物院欣赏到一幅明代的《耍戏图》,今日回想起来,画中顽童踢毽的姿态,竟然和广场上人们踢毽子的身影有几分神似。那些插着鸡毛的小物件在晨光中上下左右地翻飞着,时而又似一只只自由翱翔的雏鸟。

小时候,母亲把形状好看又硬实的公鸡毛清洗干净,晾干,从柜子里翻出两枚铜钱,用针线把公鸡毛和铜钱固定在一起,一枚毽子就做成了,便是新年时候最好的礼物了。

其实,在古时候,踢毽子就已经不再是宫廷的专属娱乐项目,而是逐步走向了民间,玩法也越来越精巧。到了宋代,便已经是踢毽子的“黄金时代”了。

踢毽子是一部流动的民俗史。《帝京岁时纪胜》里说,冬至后“土庶之家,小儿踢毽子,日以为常”。那阳拍的毽子讲究“一蹴知秋”,用新收的公鸡毛扎制,底座嵌上铜钱,踢起来叮当作响,一不小心,用力过度,也会踢得脚趾生疼,但是依然乐此不疲。如今看着小店里售卖的各种各样的毽子,不由得想起小时候母亲为我做毽子的情景,顿时心生无限感慨。那是一个年代的印记,更是人们追求美好生活的渴望。

后来,老舍在《四世同堂》里也写到,祁家小子踢毽子“踢得忘了年月”。在那些动荡的岁月里,毽子的翻飞成了苦中作乐的慰藉。简单的快乐,干净的慰藉。如今,公园里的老人们踢毽子时,仍爱说“慢慢来,急不得”,脚尖起落间,藏着顺应自然的智慧。

刘侗在《帝京景物略》中记载了北京民间踢毽子的盛况:“杨柳儿青,放空钟;杨柳儿死,踢毽子。”由此可见,踢毽子也是一种季节性很强的民俗活动。《燕京岁时记》更是详细记载了毽子的制作方法:“毽子者,垫以皮钱,衬以铜钱,束以雕翎,缚以丝带。”

踢毽子不仅可以消磨时间,还可以锻炼身体,不仅是茶余饭后的娱乐活动,更是一种古老的文化遗产。20世纪80年代,踢毽被列为全国比赛项目。2011年花键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,2023年毽球纳入第十五届全运会群众比赛项目。北京“踢毽二十四式”包含转身、回旋等高难度动作;天津“地趟毽”则融入翻滚、劈叉等地面技巧,堪称“足尖上的芭蕾”。明代袁宏道曾言:“毽戏虽小技,然可以观人之巧拙。”踢毽子时是要求“心到、眼到、脚到”的,讲究身心合一。而我是一个注意力不集中的人,一枚毽子在我手足之间,往往是三两个回合便落地。所以,在袁宏道眼中,我定是一个拙人了!

拙人归拙人,每日清晨和午后,我依然喜欢去广场观看人们踢毽子。因为我看到的不仅仅是一枚枚羽毛在飞舞,更是一种生活哲学的体现,一种文化的飞翔史和文化基因的延续。